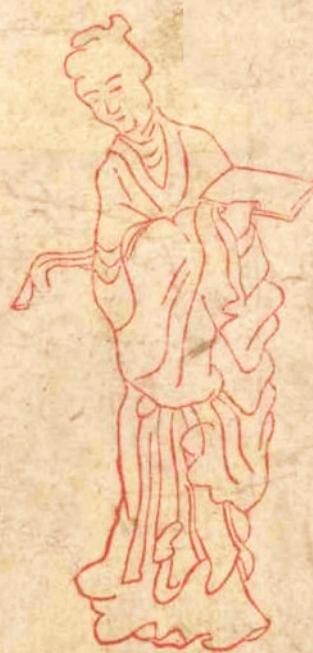


萬言編著



小序

回想我研究薛濤的時候，我那時還在故鄉成都，爲了這個，我曾埋首在四川圖書館的樓上有半月之久，真的，有時候研究得有趣，就會忘記午飯，有時候研究得困難，也會忘記午飯，因此常常都帶麵包進去。圖書館內的松枝，隔了琉璃窗作一個波瀾式的搖動，日光從隙縫裏射在我的稿紙，隨着我的筆鋒抖動着，這樣就具備了唐代浪漫詩人薛濤的一個雛型。這算是我研究薛濤最致力的時間上的一段。

這本冊子關於薛濤研究注重在一般的。因爲除掉舊書而外，用新方法或新見解來研究她的究竟是不多，所以關於她的身世，生卒，作品風格，都有分段的敘述，抄錄她的遺詩而外，還贅上一篇薛濤的詩。她的故居江樓也寫上一篇江樓巡禮記，無非是想對於這位距離時代忒遠的浪漫女詩人結一筆總賬，讓崇拜她的而又找不出一本同樣性質的書的人研究起來比較便當一點。

目錄

頁

小序·····	另
一代天才的埋滅·····	一
生卒之謎·····	三
女校書的鼻祖·····	六
捷才和巧辯·····	八
薛濤的詩·····	九
薛濤詩存·····	一三
江樓巡禮記·····	二七
江樓的輪廓·築物紀年·江樓十景	
工藝品的貢獻·····	三〇
有關的書報·····	三二

一代天才的埋滅

唐時詩人的數量，在歷史上是百屈一指的。其中有位出類拔萃的浪漫女詩人，可算得是一代的天才，但是第一個不幸她陷入在經濟的壓迫之下，降低了她偉大的人格；第二個不幸她陷入在封建的社會之下，喪失了她畢生的幸福。因此，這一代的天才就埋滅了！徒使後人把卷生悲，憑樓興感，錦江裏雖流着不盡的波瀾，孤墳上雖長着野生的花草，這一代的天才已是我們追弔不來的了！

這一代的天才，便是豔傳古今的薛濤，她的父親叫薛郎。是長安人，在四川作官。薛濤號洪度（硯北雜志却說：「蜀薛濤字度弘。各本云字洪度，皆誤。」可是它這不誤是根據了甚麼？反先成爲一個疑問。今姑誌此。）八九歲時即曉音律，能詩。她父死後，母孀守，這靠做官過活的生涯，自然是不能支持長久，想像她母女倆的經濟情形，一定是窘迫已極！可見她雖年青而她的詩名已經人傳聞，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一時章阜爲西川節度使，召濤侍酒賦詩，遂入樂籍，章阜並欲奏請爲校書郎，因爲

護軍的梗阻，纔作罷論。其後她出入幕府，歷侍十一鎮，皆是以詩受知，直到晚年她就穿着女道士的服裝，在成都東關外建了一個吟詩樓，棲息其上。附樓的居民大都是作樂造牋紙業的，她便創造了一種深紅小牋，這個原因是爲她自己寫的都是小詩，士人染造的大幅牋紙寫上是不勻稱的，她自己也想不到這小牋便因地而得名；她的享年共有七十五歲。

從這個略傳裏我們可以理解到她不因經濟的壓迫，她不會墮落樂籍。雖然現代的人不應該再說是必須閨秀出身纔是女人的正分，可是不因此後人就不會拿「娼妓詩人的代表」這個名詞來污蔑她。

我們再可以證實她不因封建的社會，她不會以飄泊而終其身。

這不僅是現代的人纔明白婦女在政治上也有同樣的地位。唐代和唐代的以前，已有不少的婦女取得過政治上的地位。偏偏韋皋要奏請她爲校書郎，就遭載着封建照鏡的護軍給了「不可」兩個字而斷送她在政治上的前程。大約這是因爲她入了樂籍的緣故。所以直到元代還有人發出這樣老朽的議論：「……：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詰其墓，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稍斂，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牋紙譜。——這議論不僅藐視了薛濤，連韋皋，段文昌都罵在內。可見封建社會之老朽是如何之老

朽呵！

她雖享年七十五歲，而她終於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名位。甚至沒有得着一個良人與她偕老。所以她的詩意不是傷感，便是孤憤。推究這個因果，不外上端所說那兩個不幸而造成的！於是這一代的天才，便埋滅在經濟的壓迫和封建的社會的兩重深阱裏，儘管後人把卷生悲，憑樓興感，對於這位天才的女詩人如何的追弔，錦江裏空流着不盡的波瀾，孤墳上空長着野生的花草，於她不幸的歷史，亦是徒然的了！

生卒之謎

爲了考證薛濤的生卒，我曾埋首在四川圖書館中有半月之久，其後屢因職業關係，流徙江南，但遇有暇讀書的時候，總很留意這個問題。直到如今決意公開這本原稿時，還祇能慚愧的寫上「生卒之謎」四個大字，由此可見前人對於這位浪漫女詩人是如何之忽視了！

在考證的許多書籍裏，關於她的生卒得了四種結果：

不提她生卒年代的，有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婦女生活史，全唐詩薛濤傳。

說她享年七十二歲的，有中國婦女文學史，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唐代女詩人。

說她享年七十三歲的，有華陽縣志。

說她享年七十五歲的，有全唐詩話，「介紹女詩人薛濤」。

我們要知道她究竟享年是多少？祇有拿後面的三種結果來研究：

說她享年七十二歲的雖有三種書籍，其實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是參考中國婦女文學史來的。而中國婦女文學史和唐代女詩人皆爲近人之作，又不曾註明參考何書，所以不能據爲定案。

說她享年七十三歲的華陽縣志。自身顯然就建築得不鞏固。該志「陵墓篇」雖肯定了這一說，而「典籍篇」又閃爍其辭道：「……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試想七十二之與八十，相差如是之遠，不能不使人懷疑。

說她享年七十五歲的全唐詩。恐怕要算近似的一說了；並且又提到她的卒年，更給我們一個有力的綽索：「……濤出入幕府，自阜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文昌爲撰墓誌。」

先溯起唐代太和九個年頭中有關的事蹟：

太和元年（公元八二七）。

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

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

太和四年（公元八三〇）。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

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李德裕爲兵部尚書。段文昌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使。

太和七年（公元八三三）。

太和八年（公元八三四）。

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三月段文昌卒——歷代帝王年表——

段文昌復爲西川節度使在李德裕之後，即太和六年。於是我們就可以斷定她卒年必在太和六年至九年之間。這樣倒推上去七十五歲，她必生於唐代至德乾元之間（公元七五八）至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之間。生卒的考證，祇能做到這個地步。

唐代女詩人也有所考證。惜乎是用的七十二歲來計算。不過其中有力的旁證很多。特爲引錄左端：

「……薛濤的時代就與她所來往的人來看，是在中晚唐之間。段文昌替她作墓誌，而段文昌的卒年是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則薛濤的卒年決不在八三五年之後，即卒年至遲不得過八三五年。照薛濤七十二歲計算，則生年決不在代宗廣德二年（公元七六四）以後。

下列這些與薛濤有關的年代，可以使我們對她的時代更明瞭一點，並且還可以替我

們解釋關於薛濤的許多旁的問題。

公元七六五永泰元年

令狐楚生。裴度生。白居易生。

公元七七二大曆七年

劉禹錫生。

公元七七三大曆八年

段文昌生。

公元七七四大曆十四年

元稹（號微之）生。牛僧儒生。

公元七八五貞元元年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

公元八〇三貞元十九年

杜牧之生。

公元八〇五永貞元年

韋臯卒。

公元八三一寶曆五年

元微之卒。

公元八三五太和九年

段文昌卒。（薛濤之死至遲不得過這一年。）

假定薛濤生於七六四年。那麼韋臯鎮蜀的時候，她已有二十二歲。亦正是『侍酒賦詩』的年齡。杜牧之生時已有四十歲。假定杜牧之二十餘歲與薛濤唱和，濤已是年近七十的孀然老嫗矣！若薛濤之生在七六四年以前，他便不能和杜牧之唱和。所以薛濤的生年，也決不會在七六四年以前。……」

「校書」一名詞，有如下兩典：「○謂校勘書籍。後即以名官，如後漢以蘭臺令史與校秘書。亦選他官任之。故以郎居其任，則爲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魏始置秘書校書郎，後魏迄宋皆置之。屬秘書省，元以後不設。○妓女之稱。鑑誠錄：「蜀人呼營妓爲女校書。」按：唐妓薛濤，工詩，寓於蜀。胡曾贈詩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妓稱校書，由此始也。」——辭源——

許多書籍都是敍說章阜要奏請薛濤作校書郎。這了護軍的阻梗。這事雖則擱淺起來，大家從此就拿女校書的名義尊重她了。如段文昌所題的墓碑，就大書特書「西川女校書薛洪度之墓。」胡曾的詩也說：「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底閉門居。撥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洪度集——

由此看來，當時一般人的尊重明明是出於誠意的，無奈不長進的後人，總是戴着封建制度的照鏡瞎批評，如賤紙譜說的：「……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又如華陽縣志「典籍篇」說的：「……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時州鎮褒借爲戲，如今世「白帖」「借補」之類耶？……」無論怎樣曲解，她出入幕府，歷侍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已是事實上的校書了；所以今之上等妓女，雖不識之無，亦引校書的名義以自重。考據上去，當以薛濤爲其鼻祖。比較起來，簡直要替薛濤掩鼻呵！

捷才和巧辯

八

薛濤在八九歲時，即曉音律，能詩。有一天，她的父親指着井上梧桐對她說：「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即應聲說：「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八九歲的女孩，其應對之捷。即已如此，不是一代的天才還能夠嗎？

蜀故又有這段傳說：「……元和中，成都薛濤者，字洪度，善篇章，足辭辯。元微之素聞其名，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奉使西蜀，與濤相見，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潤色先生之腹，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

蜀故還說着她的「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是：「……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低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

元微之，白居易輩都是唐代的大詩翁，尚且折服在她的面前，她的天才之高，就可概見了！

關於她的巧辯，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有着一段紀載：

「薛濤不獨長於詩才，口辯也好。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須帶魚禽鳥獸，先云：

「有虞（魚）陶唐。」她道：「佐時阿衡。」刺史道：「語中並無魚鳥等字，須罰。」她笑道：「衡字內有小魚，使君的『有虞陶唐』，一魚也沒有。」坐客大笑。」

又：高駢鎮蜀時，令薛濤改一字令云：「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他自己先行云：「口有似，沒量斗。」濤續云：「川有似，三條椽。」駢道：「奈一條曲何？」她笑道：「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尙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止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她酬對敏捷，大率如此。

十離詩也是她巧辯的一個事實，全唐詩說：「元微之使蜀，嚴司空遣濤往侍，因事捷怒，遠之。濤作十離詩以獻，遂復善焉。」

元稹贈她的一首詩，不啻是她的捷才和巧辯的蓋棺：「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色，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萋萋花發五雲高！」

薛濤的詩

據蜀故說：她共有詩五百首，全唐詩雖有一個洪度集，除她的「續父井桐吟」而外，僅僅搜羅到八十八首。要曉得她八九歲時已能作詩，享年共有七十五歲，「……自早至李德裕，凡歷侍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

令狐楚，裴度，嚴綬 張籍，杜牧之，劉禹錫，張祐餘……………」——校紙譜

憑這一點已經可以相信蜀故的話不會多說。況且全唐詩所搜羅的八十八首，又絕少與上列諸人的唱和之作，更可以幫助我們懷疑全唐詩洪度集的不完全。除全唐詩洪度集而外，還有幾種單行本，內容依舊都是一樣的。雖另有一種單行本多載着田洙遇薛濤的「夜月聯句，落花聯句，四時迴文，所齒曲」等幾篇。但全唐詩早攻擊它不是原有的。全唐詩說：「……………別本載田洙遇薛濤有「落花聯句，夜月聯句，四時迴文，所齒曲，皆後人附會。……………」」「掃葉版的薛濤詩亦附錄田洙遇薛濤的「落花聯句。秋夜聯句」，現在事隔一千數百年，田洙這人又不可考，祇好根據多人校定的全唐詩，也許事實上可靠點。

此外，掃葉版的薛濤詩又多載得有「贈楊蘊中」一首：「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此首全唐詩也不載。我在四川圖書館考證薛濤詩時，曾抄得一段有關的記載：「進士蘊中下成都獄，夢一婦人曰：『吾薛濤也。』」贈詩云：「……………」」可惜現在原稿已經殘破，是甚麼書上抄下的不能查出了。我於這個考證那是可以負責的。況且全唐詩亦不載此首，無非不把個人的鬼話當成真憑據。

全唐詩洪度集編輯的秩序忒覺得雜亂了。有的是她晚年之作，偏又編在集前。有的

是她早年之作，却被排入集後。我們知道元微之使蜀在前，李德裕遇薛濤在後，洪度集却把酬李的提前，反將獻元的落後。「續父井桐吟」是她早年的聯句，又刊在最末，所以說洪度集忒欠秩序了。現在我們要考據她每首詩的時間性，這已是不可能的事，祇好憑着自己銳利的眼光去辨識罷。

上面雖是說着版本的事情，可是我們要欣賞作品，研究作品，先就不能不辨明作品的真僞。現在再簡單的說一句：全唐詩的洪度集是比較可靠的。祇是疏忽了作品的時間性，以致編輯的秩序忒雜亂。

薛濤詩現雖僅存八十八首，但在格律上亦算得完備，若用舊的方法去統計，她的五言絕句共有十二首，五言律詩有一首，六言詩有一首，七言絕句有七十首。七言律詩有四首。若用新方法去統計，屬於抒情的共有三十三首。其餘五十五首全是酬答唱和之作。

我不願以我個人的主觀來估量價值，我要把她現存的作品介紹給大家欣賞。我亦不願以我個人的妄擬而武斷某詩因於某種情緒或環境而作的。我願作的工夫是考證，不是批評。

爲要略略證實薛濤詩的藝術地位起見，不妨引用「介紹女詩人薛濤」的一段介紹詞：

「……薛濤的藝術手腕到了『春望詞』一類的詩，可算登峯造極了！據題遺囊中

還存在的詩來批評，「春望詞」總算是第一等作品。……「這不過是說她五言絕句。『中國婦女文學史』亦有一說：『……濤詩頗多，才情軼蕩，面時出閒婉，七絕尤長，然大抵言情之作。……』又說：『……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高，莫如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人，其他莫與並焉。……』」

此外還有一種莫測高深的奇談：「……樂妓而工詩者，濤亦文妖也。……」

——文獻通考——這樣說來，女人又做得好詩，就應算成「文妖」了麼？可見古人鬧的笑話亦復不少。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提議刪去她的「十離詩」，主要的意見是根據青樓小名錄：「……元相公賓府薛書記醉爭令，擲注子傷相公子。遂出幕。乃作『十離詩』。……」以為薛書記不是薛濤，所以提出下端的理由；「因為同姓的關係，又因元，薛確有一段因緣，於是便『張冠李戴』了。使薛濤蒙了千載不白之冤。我以為以後如有人重編薛濤詩，當刪去『十離詩』以替她雪冤。才能有以對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這意思無非覺得「十離詩」譬喻得忒下賤，存心替她洗刷。我却認定「十離詩」總可以反映出陷落在兩重不幸下的薛濤的身份呢。至於校書似乎也可稱為書記。如果薛書記是另外一個薛書記？這個薛書記必定是和薛濤一模一樣的人了。否則怎麼會被寫在青樓小名錄裏呢？因為青小名錄正是寫的所謂娼妓的故事啊！爲了這幾層緣故，所以我雖重編

薛濤詩，但不贊成這項提議的。

我把全唐詩的洪度集拿來標點一通，再拿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上作一個排列的秩序。無非使讀時較覺整齊，我們對於每首詩的時間性已是無法可想了！

寫到這裏，真覺得有一件對不住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的事，就是薛濤至少被埋滅了四百十二首詩，後人於這事總是遺憾的了！

薛濤詩存

續父井桐吟

「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

春望詞 四首

花雨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憑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鴛鴦草

綠央滿香砌，兩兩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

池上雙鳥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風

蕙蕙微風遠，飄弦唳一聲。林梢鳴淅瀝，松徑夜淒清。

月

魄依鈎樣小。扇逐漢機圓。細影將圓質，人間幾處看？

蟬

露漦清音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宣上人見示與諸公唱和

許廟高齋唱，涓泉定不如。可憐譙記室，流水滿禪居。

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 二首

聞道邊城苦，今來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